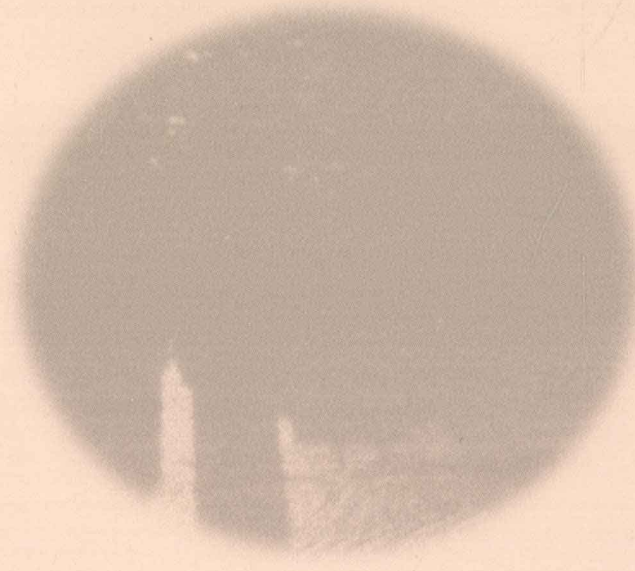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安 庆 流浪乐手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安
庆
著

流浪乐手

《《 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流浪乐手 / 安庆著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1.12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346-6

I. ①流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9777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流浪乐手
LIULANG YUESHOU

安庆 著

责任编辑 金 欣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 2 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346-6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安 庆 本名司玉亮。河南省作协会员。发表小说多篇，出版小说集3部。多篇微型小说被选刊转载，入选数十种选本。中短篇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多次选载。短篇小说曾入选中国年度小说排行榜，选入年度短篇小说；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。小说集《等待一个人的演奏》获冰心儿童图书奖。散文《温暖的村庄》被选为全国十几个省市的高三语文试卷。河南省文学院首届作家研修班毕业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伦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 录

流浪乐手	1
眼 睛	4
羊 倌 儿	7
画 像	10
哑 女	11
写 生	14
美丽的问候	16
深 秋	18
那条小路是我踩出来的	21
老曼的眼	23
离 乡	25
漂在河床上的麦穗	28
三巴掌	31
听 雁	33
船	35
气象台	38
等待一个人的演奏	40
那一年我有了一辆自行车	42
拉石头	44
搀 扶	46
鸽 子	48
谁脚上没有泥	50
黑 马	51
市长，我去流浪	53
赏 花	56
对门的女孩	58
喊	61
老 夏	64

纸蛋儿	66
老人 鸽子	69
一扇窗口	72
项 链	73
小峪口	77
珍藏的声音	79
萝 卜	82
野菊花	84
本 色	87
家乡饭	90
猎	93
珍 藏	95
郑小水	99
走过乡间	102
胡同岁月	106
父亲的守望	108
仰望天空	110
苇 坑	112
喝醉了去守母亲的坟	113
重逢笛声	115
桔 子	117
秀秀的歌声	121
我们都喊他的大名	123
芦 苇	126
冬青的命运	128
乡长买鱼	131
试心崖	133
醉 话	136

老戚或者老倪的三张告示 ---	138
根 子 -----	140
育 种 -----	142
心 病 -----	146
吃顿饭 -----	149
老陈乡长 -----	151
老木站在桥头上 -----	154
黑板报 -----	156
养 牛 -----	159
山韭菜 -----	161
德旺老汉去守秋 -----	164
我就要个太空杯 -----	168
钉 鞋 -----	170
柿子熟了 -----	172
背 影 -----	174
找 狗 -----	176
我家也养一群羊 -----	178
瓦 片 -----	181
怀念老秋的歌声 -----	183
窗 帘 -----	186
曾经等你的第二封信 -----	189
一张照片 -----	192
心 愿 -----	194

流浪乐手

再见那个流浪的萨克斯手是在“阿德”，那一刻我按捺不住，撇开和我一起的朋友匆匆走向演出台，也许他不流浪了，但我依然愿意称他为流浪的乐手，我依然喜欢他的自由洒脱、旁若无人、全神贯注完全进入的台风，他是一个流浪的艺人，但他的音乐即刻能贯穿一个人的魂魄。那一次见他是在自由大街的地摊上，没有话筒没有演出台，他就随意地站在地摊的一个角落，风把他的萨克斯吹入我的耳蜗，也许我就是在他的《回家》中喝多了，他让我忽然对久违的家、久违的亲人有一种惭愧。那一夜我烂醉如泥，后来被送到医院，醒来时医生告诉我，送我来的人带着乐器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地摊上的乐手，之后我一直想见到他。我穿过人群，在一楼的酒桌间穿梭，时光在我的脚步中哗哗啦啦地流过，他旁若无人的演奏那样潇洒。一曲终止，我谦恭地靠近乐手，我看见了他盛满音符的眼睛。我说，一个夜晚，你应该记得吧，在自由大街的牧马渠边，你救过我，把我送到医院。他握着萨克斯，目光凝神地看我，我等待着他的点头。可是他说，先生，我还要演奏，我不知道。我提醒他：就是你，那天晚上我喝得太多……

萨克斯又悠然地响起，整个大厅被他的音乐濡染，二楼三楼的廊台上站出来很多人。

我开始跟踪乐手。

那一夜，我一直等在阿德酒店的门外，终于等到他出来，整个“阿德”整个C市都静了。我看见乐手搀着一个醉酒的人，那个人走着吐着，骂骂咧咧，我听不清他骂的话，我想起我醉酒被救的情景。乐手

把醉酒者扶到路边，帮他擦着嘴角，伸手截了一辆出租车。我驱车跟在他的身后，一直跟着他把那人送到家里，从小区出来，他孤独地站在大街上，长发拂动，我想打开车门请他上车，可他又坐上了迎面过来的出租，我跟踪他去了一座城市的民居，看着他上了二楼。这种民居我租住过，知道它的简陋。我悄悄地站在楼下，看到一扇窗内亮起灯光，接着听见了破窗而出的一缕音乐，这个喜欢音乐的流浪乐手，回到家还在音乐里沉浸。

第二天，我又跟踪乐手去了一个地摊，这次在东大街，他又是很晚回去，我看见他面对静下来的大街有些失落，东大街离他住的地方不远，他怏怏地走在大街上，灯光拉长乐手的身影。他没有回家，去了牧野湖边，很久，我又听见了柔婉又刚性的萨克斯曲，月光在湖面上铺洒。就是这天晚上，在我离开他的窗下时我看见一个女孩儿正仰头看着他的窗户，长发在月光下飘逸。

我们终于去了一家茶坊，他依然背着他的乐器，这个流浪乐手有些呆板或者固执。他对我说，其实，我不是搪塞，我是真的不认得你了。夜深了，我们要了一种很淡的茶，茶香在灯光下轻溢。他说，我救过的人不止一个，很多，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工作，我的工作就是在每天的夜晚帮助醉酒的人回家。

我惊愕。

他说，真的，你不用吃惊。两年了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我一直都在坚持。我了解醉酒的人，不是每个人都为了贪酒，很多人是有另外的原因，在酒中寻找安慰，比如你那天，如果不错的话你就是那个一直喊着回家、回家、回家的人。

对！

我听他继续说下去。

很多酒醉的人其实都想着回家，都念叨着这两个字，哪怕有一丝理

智，都会记住这两个字。也许这就是很多人喜欢听《回家》的原因。有一次我救了一个人，我实在劝不动他，我把他放在路边的一棵树下，等他清醒，我一遍又一遍轻轻地吹奏《回家》，直到他泪流满面，他伸出手，说，兄弟，送我，我们回家。还有一次我救的是一个女人，我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吹着《回家》，直到把她唤醒，等到她的家人。他说，我已经这样送过将近 100 个人回家。

100 个人？

对，这是我的目标，救够 100 个人，我也许会离开 C 城。

离开 C 城？

对！我不是 C 城人，我就是一个流浪乐手，我的快乐在流浪中，以前我在一个乐队，我失意加上失恋的时候离开乐队，想就这样只身天涯。我挎着萨克斯流浪到 C 城，一个深夜我醉了，几乎酒精中毒，不省人事，在一个大路边又被一辆小车挂倒，有一个人救了我，把我送到医院，我活过来了，他让我懂得了感恩。

感恩？

对！

从此我留在了 C 城，我开始了每天晚上的流浪演奏，以流浪演奏谋生。我每天都去一个地方，等待帮助酒醉的人，把它当成了我的职业，为救一个人，帮一个人快乐，同时一直在寻找那个救我的人。

那次在“阿德”……我说。

他说，也是一次例外，我不想去那种大酒店，我救过一个人，那个人和阿德有关……

我说到他窗前的那个女孩儿，我好几次都见到她，好像在听他的吹奏。

对！他说。她很固执，那是我救过的一个女孩儿。那一次她喝了太多的酒，我跟踪她，她在深夜打的去了一个湖边，在她跳进湖里时我救

了她，她告诉我她的经历，她想解脱的原因，我整整陪了她一夜，给她吹奏《回家》《秋夜吟》……告诉他我的经历，我为什么留在 C 城，天明的時候我送她回家。有一天，她跟踪我找到我现在住的地方，就天天在窗前听我的吹奏，其实我每次回家的吹奏都是给她的。

我听着，不想说话，仿佛说话会破坏一种气氛。

好久，我说，会有故事吗？

他沉默着，手握萨克斯，仰着头，眼看着房顶。停了一会儿他说，我答应她在完成我的承诺后再和她相处……

我说，我祝愿你们。

他笑一笑算是回答。

我说，我真想听你的乐声。

茶坊静得差不多只剩下我俩，征得茶坊同意，他演奏的依然是那首充满激情和柔情的《回家》。他说，也许我该回家了，如果找不到那个人，在我帮够 100 个人后……

眼 睛

40 岁那年他送 13 岁的女儿去城里上初中。

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，女儿站到他面前：“爸，我要走了，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”

老莫看看女儿，仰仰头看看已经过时的木质房顶，看看房梁上两只即将南飞的燕子。老莫说：“把你的画夹拿来。”

女儿从小爱画，有画画的天赋，她的画在学校有些名气。女儿有些疑惑地拿出画夹，画夹展开是一张洁白的画纸。

女儿看着父亲：“爸。”

老莫拽拽上衣，捋捋头发，屁股在椅子上挪了挪，坐得端端正正。

“没有什么要交代的，我要你画一张画，画我的眼睛。”而后两眼静静地看着女儿。

女儿和父亲对视着，慢慢地执起画笔。女儿画得很认真，画笔显得凝重。渐渐地，父亲的头部轮廓出现在洁白的纸上，再慢慢地画那双深沉似海的眼睛。画的过程中，她几次凝视着父亲的脸，凝视着父亲的那双眼睛，甚至停下了画笔。老莫看见女儿的眼里渐渐地蓄满了泪水，直到老莫提醒女儿，女儿才又重新画起来……

画完了，终于画完了。几乎花费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女儿才完成了这幅叫做《眼睛》的画。扔下画笔，她再也抑制不住，扑进父亲的怀里呜呜地哭起来。老莫抚摸着女儿的头，一种如山的父爱和岁月的沧桑袭上心头。

好久，好久，女儿由恸哭变成抽泣，偎在父亲的怀里像一只猫。女儿擦擦眼泪，娓娓地说：“爸，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这样仔细地看你的眼睛。爸，你的眼里藏着很多东西，真的，那么丰富的内容。爸，你老了，你的眼角有了那么多的皱纹……”他仰着头听着女儿的叙说，泪水再一次从眼眶里溢出。慢慢地，女儿偎在他怀里睡着了。

女儿走了，女儿在城里的振兴中学。

女儿每周回一次家。周末的傍晚，老莫和妻子蹲在路边等着女儿从那辆城乡中巴上走下的身影。

这年初冬老莫进城去文联开一个座谈会，座谈会结束，老莫去了振

兴中学。

老莫走进振兴中学时下午上课的铃声刚响。老莫站在校园里，有些迷惘地在匆匆的人流中寻找着女儿的身影。忽然他听见一声喊：“爸。”女儿气喘吁吁地站在他的面前，脸红扑扑的。女儿说：“爸，你吃饭了吗？”

老莫点点头。老莫看一眼女儿：“你上课吧，我走了。”女儿拉住父亲的手，女儿把老莫领到她的寝室。女儿说：“爸，你歇会儿，等我下课了你再走。”

老莫看见女儿的寝室收拾得很干净，在女儿床头桌子的玻璃板下，他看到了那幅叫做《眼睛》的画。

老莫很久很久地看着这幅画，他眼角的鱼尾纹画得很逼真。老莫翻了女儿的书，看到了女儿的日记本，日记本里竟也有一幅题名《眼睛》的画，规矩地夹在日记本的中间。隔一页老莫看到了女儿的日记《父亲的眼睛》：不是父亲让我画眼睛，也许我一生都不会这样认真地看他的眼睛。那是双充满内容的眼睛，有一种深沉的父爱，有对女儿的期望，有一种慈祥，从父亲眼角的皱纹中我读出了父亲的艰辛。13岁，不小了，这双眼睛让我学会思考，告诉我不负父母的希望……

从此，老莫没有再去过女儿的学校，只是每个星期天，总要亲自下一次厨。

女儿顺利地考上了县一高，在学好课程之外，依然执著地爱着画画。暑假里骑一辆自行车去西山写生，有时老莫也孩子似的陪着女儿去。

三年后，女儿考入省美院。大二的时候，女儿的作品开始发表，那幅《眼睛》被登在北京一家权威杂志上，受到好评。

大三的那年冬季，省美院为女儿举办了一场个人画展。女儿提前约父亲，请父亲一定参加。开展的那天下着小雪，展厅外一片洁白。为等老莫，典礼推迟了一个多小时。老莫到底没有来，女儿无奈，把一幅大

大的题目为《眼睛》的画放在主席台上的一把空椅上。

仪式结束，客人们拥进展区，她怅然若失地踱出展厅。雪已经把这座城市变成了银白，有一只鸟儿从低空掠过，她觉得此刻自己像这只鸟儿一样孤独。然而刹那间她眼睛一亮，眸子里盈满了泪水，她看见了那双眼睛，还有母亲的身影……

雪在无声地下着，世界一片纯白。

羊倌儿

羊倌儿坐在山坡下的一块石头上，系着红缨的羊鞭放在石头旁，细细的胳膊在膝盖上并着，怔怔地像在想着什么。其实羊倌儿是个才13岁的小姑娘，刚上完小学，因为家里困难，不得不中途辍学。

羊倌儿抬起头，看见一个人正风尘仆仆地走来，身上背着一个画夹。她知道这是来画画儿的。她也爱画画儿，不经意画出的山、画出的鸟也惟妙惟肖。老师曾夸她有画画儿的天赋。可是自己这一生也许都背不起画夹了。连正常的学也上不了，哪里还敢奢望做什么画家。

画家看着少女和羊，待了一会儿支起了画板。少女看看正贪婪地吃草的羊，挪了挪放在身边的羊鞭，少女不知道画家在画什么，想走过去，又怕惊动画家，就依然茫然地坐着。

画家画完了，示意少女过去，少女看见她和散乱的羊，放在石头旁